

羅生門



Rashomon

罗生门

[日] 芥川龙之介 著 朱娅姣 译

日本文坛“鬼才”芥川龙之介叩问“人性之真”
电影大师黑泽明惊世伟作《罗生门》原著小说
罗生门是人间地狱的分野，善恶是非的纠结
案情扑朔迷离，真相隐没人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饕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 著 朱娅姝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罗生门 / (日) 芥川龙之介著 ; 朱娅姣译.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9

ISBN 978-7-5057-3812-6

I. ①罗… II. ①芥… 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5309号

- 书名 罗生门
著者 [日]芥川龙之介
译者 朱娅姣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6.75印张 140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812-6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译本序

芥川龙之介其人，若不知其小说家身份，仅透过黑白照片拜见真容，或许很难想象这位天庭饱满、相貌堂堂、目光深邃、气质潇洒的男子，会在由而立之年迈向不惑之年时不负“龙”吟之威的文坛成就中主动赴死，只留下那些至今仍震撼世间的、大大小小的华彩篇章，任由它们长啸九天。

“最聪明的处世法，乃是既看轻世俗，又活得与之不相矛盾。”这句话出自格言式评论《侏儒警语》。只此一句，文人的敏感性和通透性便表露无遗。在专门研究芥川其人其作的研究论文中，不乏将他的主动赴死归结为“矛盾心理”的阐述。矛盾促成思考，思考转化为创作，创作诞生出作品，作品生发出美。在极端的语境下，说是“矛盾创造了美”，亦不为过吧。

在矛盾转化为美的过程中，思考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芥川并非一位以丰富的自身经历来书写人性的作家，他幼少读书，涉猎广泛，创作时，素材便信手拈来——或从历史故事中，或从神话传说中来，或从中国小说中来，或从自身见闻中

来。芥川自书中走入人生，在人生中见识到与书中理想相矛盾的现实，遂对现实产生思考，对当时日本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困惑和失望。例如《秋山图》，就是借由前后矛盾的同一事物，来探讨“什么是永恒的价值”。清代著名画家恽寿平所著《瓠香馆集》中刊有篇目《纪秋山图始末》；《秋山图》一文，据此写来。试看《纪秋山图始末》中烟客先生初次在张氏大宅中见到画作时的描写：“其图乃用青绿设色，写丛林红叶，翕赭如火，研朱点之，甚奇丽。上起正峰，纯是翠黛，用房山横点积成。白云笼其下，云以粉汁澹之，彩翠烂然。村墟篱落，平沙丛杂，小桥相映带，丘壑灵奇。笔墨浑厚，赋色丽而神古。”芥川文中亦保留此段，只是取白话文体裁。毫无疑问，五十年前的《秋山图》确是真迹。那么，五十年后，为何同样的人面对同样的画，却犹豫起来，无法判定真伪，甚至怀疑眼前这幅为赝品呢？五十年前，萧索的张宅主人对这幅画几乎采取顶礼膜拜的态度，与人论画时，竟“像未经人事的少女般脸红起来”，虽受重金诱惑，亦不曾卖画换钱；五十年后，华贵的王府主人不但对张氏之孙“尊为上宾，唤出姬妾，奏乐助兴，盛宴款待，赠以千金”，还将画当作展示道具、满足虚荣心的工具。这正是古典艺术遭遇现代社会所产生出的矛盾。应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那张奇妙的《秋山图》不是清晰地烙在心里了吗？就算它不存在，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不是吗？”——真正的艺术品，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性。这才是永恒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同样是取自中国，《黄粱一梦》讲述的却是另一类主旨。唐传奇《枕中记》经芥川演绎，引申出了更加丰富的人生哲理。在这篇小

说的末尾，芥川借卢生之口表达出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因人生如梦，才需真活。人活一世，唯愿此生精彩纷呈，方不辜负自己。”何等洁净纯粹的认识！芥川经常对人生、对人性表示蔑视，同时，又常常对人生、对人性感到喜爱。他的通透也表现在参透生死轮回、善恶祸福、因果报应的概念上。《蜘蛛之丝》仅用不到两千字，就将佛教观念表达得一清二楚。短篇小说作成这样，已臻化境。

芥川创作小说，不单追求挖掘深刻的立意，也注重打磨完美的技巧。在《艺术及其他》一文中，他指出：“艺术家须力求使作品完美。如若不然，献身艺术便全无意义。完美并非指读来完美无缺的作品，而是指在艺术上彻底实现每一个细分发展出的理想。”在前期创作中，他抱定艺术至上的创作理念。完美表现这个理念的，当属《戏作三昧》和《地狱变》这两篇。《戏作三昧》中的马琴身处江户时代，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作家正在撰写一部最伟大的著作。然而，他面临着许多困境：去泡澡时，遇到品位肤浅的狂热读者和语言恶毒的伪读者；回到家，性格油滑的书商正等在家里，商人的言行严重伤害了身为艺术家的他的自尊心；对书商下完逐客令后，忆起曾因来信请求拜师遭到拒绝进而恼羞成怒侮辱自己人格的青年后辈；好友华山来访，边鉴赏画作边听其劝解也没有放松心情，反而增添了不安；趁兴写起《八犬传》，却进行得不顺利……此时，外出的一家人回来了。天真烂漫的小孙子给他的内心带来极大的慰藉，他回到桌前，文思泉涌，下笔有神。他的眼中已“没有利害得失，也没有爱恨之情，只有不可思议的愉悦感，一种感

激之情。不懂这种感激之情的人，又怎能品味到戏作三昧的甘美？”沉浸在艺术世界中一心一意追求某种境界的马琴，正是芥川本人的真实写照。在另一篇表现同类主旨的《地狱变》中，生活在平安时代的主人公良秀，结局却凄惨许多。这个故事被改编成漫画、动画、电影，内容可谓深入人心。为绘制地狱变相图，夹在亲情和艺术中的良秀为追求艺术上的完整，选择牺牲女儿，摒弃人性。最终，他画出了一幅稀世杰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地狱变》被看作是芥川在追求艺术上的一个缩影，也是芥川文学必读之精品篇章。对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放弃、不妥协，这样的精神，在小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毛利老师》中就塑造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任凭再怎么其貌不扬，对于教育的热忱和与生俱来的责任感，还是使得这位老师的形象高大起来。就连那唯唯诺诺的个性，读来亦觉得亲切，正如你我身边随处可见的人那般。译这篇时，译者眼前每每浮现出刚开始学习日语时遇到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一样其貌不扬，讲话略显啰唆，然而抄写板书时工工整整，讲解问题时细致入微。多亏这位老师，译者才将枯燥的学习过程坚持下来。可见，“天生的教育家”的确存在。

与“坚持什么”相反，还有一类作品，则表达了“怀疑主义”这一主旨。笛卡尔曾说：“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真理探索者，那么，只要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历程中，你有必要对所有事物至少怀疑一次。”芥川本人亦在《小说作法十则》中阐述：“对于任何事物，我都是一个怀疑者。”虽然芥川和笛卡尔的探讨方向有些不一致，但大体上说，怀疑主义是这样一个倾

向：它是工具，不是态度；它是手段，不是立场。在《西乡隆盛》中，老人通过让青年亲眼目睹一位活脱是西乡隆盛的人来使青年怀疑起自己曾十分笃定的历史假说，并抛出皮浪怀疑论的核心——搁置争议。即，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老人称，记录历史时，记录者会自行做出取舍，导致历史真相成为“无法辨清真伪”的暧昧状态。在表达不可知论的概念上，或许《竹林中》诠释得更加精准到位。一件凶杀案，三个嫌疑人，七份证词。出于各自的目的，嫌疑人都在自己的故事版本中撒了谎，使得一件脉络清晰的案件成为永远不可能被解开的悬案。真凶是谁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我们所见之客观世界中的真实来源于他人的语言，一旦这些语言信息真假难辨，我们所相信的“真”也会随时崩塌。1950年，这个故事被电影大师黑泽明搬上荧幕，并改名为“罗生门”，故事中的人物从竹林中移到了罗生门下，与另一名篇《罗生门》做了完美融合。从大的方向上看，《罗生门》与《竹林中》一样，都是冷静地将人性和利己主义剖析出来，展示在读者面前。家仆本不欲成为强盗，然而在目睹老姬拔女尸头发去换钱的举动后，终于抛开道德约束，以自己也要讨生活为借口，抢走老姬衣服，成为真正的盗贼，贯彻了利己主义。而在《鼻子》一文中，实际上，是利己主义者在左右内供的鼻子长短。他们习惯于将长鼻子的内供摆在下方供自己俯视取笑。一旦内供的鼻子正常，便刻薄起来，希望他重拾不正常。芥川极力揭露人性之恶，也努力描绘着人性之善。比如《橘子》和《秋》这两篇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前者我们很熟悉，至少，译者小时候的语文课本中曾有收录。读

到那几个金灿灿的橘子从车窗落向小女孩的几个弟弟身边时，不知怎的，这一幕竟成了瞬间凝固的油画画作，在译者脑海中驻扎多年，至今不能忘怀。《秋》中的姐姐为让妹妹幸福，忍痛割爱，让出了爱人。三人重逢后，虽然妹妹已将爱情凌驾于亲情之上，姐姐仍旧什么也没说，只是带着对往昔姐妹情的怀念，默默离开了。除此之外，本书中还收录《舞会》和《开化的丈夫》这两篇反映明治开化时期西方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的作品，表达了人生无常、如夜空烟火般转瞬即逝的主旨。《海市蜃楼》则是他歿前不久的作品，显示出阴郁的基调。辞世之念，或许此时已露端倪。

一代文学“鬼才”已逝，然而，他的作品终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的旧书店角落里，徒然等候读者的光顾”。非但不是如此，去世后仅八年，世间便以他的名字设立了“芥川文学奖”，并成为纯文学奖的代表奖项。若他泉下有知，或可得到一丝宽慰。

芥川的作品早有全集译作出版。此次新译，目的在于精选芥川的经典篇章集结成册。翻译过程中，译者与这些流芳短篇面对面，又一次做了对话，心中雀跃不已。若您通过阅读本书，也能对这位大正短篇文豪兴起一股朦胧的意识，进而主动通读他所有作品、细细品味他给人精神上带来的震撼与启发，作为译者，便不胜欣喜。

朱姪姘

目录

- 译本序 / 1
- 橘子 / 001
- 罗生门 / 005
- 竹林中 / 012
- 鼻子 / 024
- 戏作三昧 / 032
- 秋 / 066
- 海市蜃楼 / 082
- 地狱变 / 091
- 毛利老师 / 128
- 秋山图 / 143
- 西乡隆盛 / 154
- 舞会 / 169
- 开化的丈夫 / 176
- 蜘蛛之丝 / 196
- 黄粱一梦 / 200

橘子

一个阴沉的冬日黄昏，我坐在自横须贺发车北上的二等客车一隅，呆呆地等待发车汽笛声响起。车厢里早已亮了灯，难得的是，除我之外，再无其他乘客。朝外一瞧，今天，昏暗的月台上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唯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狗时不时发出哀怨的叫声。此番景象与彼时心境竟出奇地吻合。脑海中笼罩着莫可名状的疲劳和倦怠，好似即将飘雪的天空般阴沉。我把两只手插进大衣兜里，再不抽出，连从兜里掏出晚报来看的兴致都没有了。

不一会儿，发车汽笛声响起。我心里略自在了些，把头靠在后方窗框上，无可无不可地等着眼前的车站开始缓缓后退。然而，车还未动，只听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矮齿木屐的咔嚓咔嚓声，瞬间，伴着列车员的叫骂，我乘坐的二等车厢车门啾的一声被人拉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慌慌张张地走进来。与此同时，火车猛地晃了一下，徐徐开动。月台上，一根根自眼前掠过的柱子、似乎被人遗忘的送水车、朝车厢内递出小费的

乘客行礼道谢的红帽子搬运工——一切的一切，都在吹向窗户的煤烟中依依不舍地向后退去。我总算松了口气，点了支烟，这才懒洋洋地抬起眼皮，瞥了瞥在我对面坐下的小姑娘的脸。

那是个地道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拢向后方，梳成银杏髻，布满皴裂横纹的脸颊红得让人恶心。脏兮兮的草绿色毛线围巾耷拉着，垂到膝盖，膝上放着一个大包袱。抱着包袱的手生满冻疮，十分珍惜地紧紧捏着一张红色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小姑娘那粗鄙的长相，邋遢的装束也令我心生不快。她甚至蠢到连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都分不清，叫人恼火。因此，点上烟后，也算是有心忘记这小姑娘，我漫不经心地把大衣兜里的晚报摊在腿上，读起报纸。这时，车外射入的光线突然转成电灯灯光。光落在报纸上，几行印刷粗糙的铅字映入眼帘，分外扎眼。很明显，火车已驶入横须贺线多条隧道中的头一条。

然而，即便借着灯光浏览晚报，依然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报上登的尽是一些世间寻常事。和谈问题、新婚夫妇、渎职事件、讣告……进入隧道的瞬间，我生出一种火车仿佛逆向行驶的错觉，同时，近乎机械地一条条扫视着那些乏味的消息。不消说，这期间，我始终不得不在意那小姑娘。她坐在我面前，脸上的表情恰似庸俗现实的人格化。这隧道中的火车，这乡下小姑娘，并这刊满寻常消息的晚报——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令人费解的、卑贱的无聊人生，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兴味索然，将未读完的晚报丢在一旁，又把头倚在窗框上，像死人般闭上眼，打起盹儿来。

几分钟过去了。蓦地，我惊觉有东西在干扰我，不由得环

顾四周。不知从何时起，小姑娘竟从对面座位上挪到我身边来，几次三番，想要打开车窗。沉重的玻璃窗似乎颇难如她所愿。满是皴裂的脸颊更红了，间或吸溜鼻涕的声音和低低喘粗气的声音一股脑地钻入耳中。自然，这足以唤起我几分同情心。暮色下的半山腰上，唯有枯草清晰可辨，眼看就要迫近窗前，可见火车即将开进隧道口。尽管如此，小姑娘仍欲特意打开已关好的窗——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能认为，她这是心血来潮。所以，我依旧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冷眼望着那双生满冻疮的手与车窗苦战恶斗、望着她拼命想要打开车窗的模样，希望她永远也打不开。少顷，火车带着凄厉的轰鸣声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小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啪嗒一声落了下来。接着，一股黑得像烧融的煤一样的黑色空气忽地化为令人窒息的黑烟，从方形车窗中呼呼灌入。我的嗓子本来就不好，还没来得及用手绢捂住脸，烟就扑面而来，害得我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小姑娘却不以为意，将脑袋伸出窗外，直直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看，任凭黑暗中的风吹拂银杏髻旁的鬓发。我在煤烟和灯光中望着她。这时，眼见得窗外亮堂起来。要不是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飘进窗内让我总算止住了咳嗽，准会劈头盖脸地将这小姑娘训斥一顿，再让她照原样儿关好窗户。

火车此时已安然穿过隧道，在贫瘠的、被成堆枯草左右夹击的郊外铁道口上前行。铁道口附近全是破破烂烂的茅草房和瓦房，它们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大概是道工在打信号，一面颜色发白的、形单影只的小旗懒洋洋地在暮色中飘摇。可算出隧道了——正想这个时，我看见萧索的道口栅栏对面站着三

个脸蛋通红的、肩并肩挤在一起的男孩子。他们都是小矮个儿，矮得像被阴沉的天空压低了似的。和服的色调跟这阴森森的郊外景象一个模样。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后，立刻扯着稚嫩的嗓音拼命尖叫，却听不出他们喊的是什么。就在此时，上半身探出窗外的小姑娘张开生满冻疮的手，使劲挥舞。忽地，五六个橘子带着令人心情雀跃的和煦阳光之色，一个接一个地朝目送火车开过的孩子们的头上落去。我不禁屏住呼吸，顿时恍然大悟。小姑娘很可能是要去当用人，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橘子从窗口扔出，犒劳特地来铁道口送行的弟弟们。

暮色下的郊外铁道口，发出小鸟啼鸣声的三个孩子，还有散落在他们头顶上方的橘子那鲜艳的颜色——一切的一切，都在车窗外转瞬即逝。然而，此情此景却深深地、痛切地铭刻在我心中。由此，我产生一股莫名其妙的、豁然开朗的心情。我昂起首，像看另一个人似的注视着小姑娘。不知从何时起，她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满是皴裂的脸颊依然裹在草绿色的毛线围巾里，抱着大包袱的手中紧紧攥着一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稍稍忘却了那难以言喻的疲劳和倦怠，还有那令人费解的、卑贱的无聊人生。

罗生门

时值黄昏时分。罗生门下，有一家仆正在等待雨停。

除他之外，宽广的门楼下空无一人。只有一只蟋蟀在朱漆斑驳的粗大圆柱上住了脚。罗生门即位于朱雀大路，除此男之外，似该再有两三个头戴市女笠^①和揉乌帽^②的行人来避雨。可现在，只他一人，再无旁人。

若问为何空旷，那是因为近两三年来京都接连遭遇灾难：地震、台风、大火、饥荒。京城已是格外凋零。据资料记载，有人曾捣毁佛像佛具，把涂有朱漆和镶嵌金箔、银箔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来卖。城中已至这般田地，修缮罗生门这种事，自然更是无

① 原是行商女子所戴的一种斗笠，平安时代中后期开始，上流社会女子出远门或下雨天也会戴。笠面平且宽大，正中凸起，笠檐一圈缝有半透明薄纱，用于遮面、防雨和防蚊虫等。

② 乌帽是日本中世纪贵族公卿成年男子常用配饰之一，平安时代后期多用漆来加固，使之挺立。此后为方便活动并与狩衣或武家装束相配，形成多种分类。公家常用立乌帽，武家常用折乌帽，平民常用萎乌帽。揉乌帽即萎乌帽的别称之一，使用五倍子染色，较柔软。

人过问。借荒凉之便，狐狸作窝，强盗筑巢，一来二去，终于，连扛来无人认领的死尸弃在此处，也成了一种常事。于是，每天天色转暗时，人们都心里发怵，无人敢在此门附近驻足停留。

倒是乌鸦，不知从何处飞来，集结成群。白天望去，无数乌鸦围着高处的鸱尾^①边鸣叫边盘旋，飞个不停。晚霞映红门楼上方的天空时，乌鸦的模样分外清晰，像撒下的芝麻似的。不消说，它们是为啄食门楼上的死尸腐肉而来。——但在今日，许是天色已晚，一只乌鸦也没见着。唯见处处残破不堪的、自缝隙里长出长长杂草的石阶上斑斑点点，粘着白色的乌鸦粪便。家仆身穿洗到褪色的藏青色布褂，一屁股坐在七级台阶的最上级，边因右颊上生出的一大颗面疮而感到烦心，边茫然地望着雨丝落下。

笔者刚才写过，“家仆正在等待雨停”。可即便雨停了，家仆也无甚要事可做。若在平时，自然该回到主人家里去。可四五天前，主人已将他辞退。刚才还提到，那时的京都大街已格外凋零。家仆侍奉主人多年，如今被主人辞退，实际上，不过是那场凋零的小小余波。所以，与其说“家仆正在等待雨停”，不如说“被雨困住的家仆无处可去、无计可施”更为妥当。况且，今天这天色，多少也对这位平安朝家仆的 *Sentimentalisme*^② 产生了影响。雨从申时末下起，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那么，眼下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维持明日生计——即是说，要为无法可施之事想方设法。家仆边不着边际地思考这

① 古代宫殿屋脊正脊两端的装饰性构件，外形略如鸱尾。

② 感伤，伤感主义。

些，边似听非听地听着朱雀大路上持续至今的雨声。

雨将罗生门笼住。雨声沙沙，自远处飒然而至。暮色低垂，渐渐压下天空。抬头望去，门楼顶端屋脊处斜斜伸出的飞甍正托举住沉重的层层乌云。

既然为无法可施之事想方设法，就无暇顾及手段。若要顾及，便只能饿死在泥墙下或大路旁，进而被人拖到这门上，像弃死狗似的扔下。若不顾及呢——家仆左思右想，几番掂量之后，终于走到这步田地。可说到底，这“若不”终究是“若不”。家仆固然对“不择手段”一事持肯定态度，但要了结这“若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除当盗贼外别无他法”，他又拿不出勇气积极肯定这一桩。

家仆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懒洋洋地站起身。暮色生寒，京都已冷得人想要点上火炉。风和夜色大摇大摆地从门柱与门柱间穿过。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不知去向。

家仆缩缩脖子，用力缩起藏青布褂下衬着亮黄汗衫的肩膀，打量着门楼四周。他想，若能寻得一处无风雨之患、可避人耳目，且能安稳入睡之所，好歹可以对付到天亮。巧的是，一副宽宽的、同样涂着红漆的、通往门楼顶上的楼梯映入眼帘。顶上即便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于是，家仆边留心不要让挂在腰间的素柄长刀滑出刀鞘，边抬起穿着草鞋的脚，登上楼梯最下面一阶。

几分钟过去了。通向罗生门楼顶的宽梯中段，一名男子猫儿似的弓起身体，屏住呼吸，窥探楼上的情形。火光自楼上漏下，微微照在男子右颊。那是张短须中长着颗红肿化脓的面疮的脸。家仆先前以为楼上无非只有死人，可登上两三级楼梯一